

美國大學生活



萬光書局印行

著者 保雲 堂 吳企 岩 徐蔚南



萬光譯叢之二

美國大學生活

岩堂保著

徐蔚南・吳企雲譯

萬光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

版 權
所 有

發行所

重慶民生路
冉家巷十三號

桂林：桂西路九十八號

美國大學生活

實價

外埠另加
郵匯費

著 者 岩 堂 保

譯 者 徐 蔚 企 南

發行人 章 桂

發行者 萬 光 書 局

萬 光 書 局

昆明：光華街五十四號



序

人生最快樂的時期，要算青年求學時代，尤其是當大學的時候。一方面由父母供給着費用，沒有心力的煩勞；一方面有良師訓教，良友薰陶，預備着做社會上將來的偉大人物。所以大學生活真可算是人生底黃金時代。但是中國的父母對於子女受大學的見解，有些和美國人不同。中國人都希望子女在大學內勤苦讀書，努力上進，將來成功一個學問家，或是一個大學教授。美國人倒不在乎此，祇是希望子女受到一切教育，做成一個紳士。因為中美父母的見解不同，所以兩國大學學生的生活，也顯然不能一樣。中國學生除極少數的例外以外，大都持重刻苦，缺少活潑底神氣。美國學生行為放浪，不拘小節，且極會淘氣，對於新學生的舉動，尤極頑皮的能事。但是離開學校投身社會以後，中國學生的效率，反不見得比美國學生高了多少，真有些「無從索解」了。

從前曾聽得遊美友人講起學校內的生活情形，覺得多是「聞新雜聞」；後來讀得日本岩波館所著美國大學生活，敘述尤覺淋漓盡致。現經徐蔚南吳金雲賈伉儷譯成國語，

大抵一般青年男女的閱讀，因書數語，序之卷首。

靜山序於香蘭草廬。

目次

第一章	與良鄉告別	一
第二章	新社會	六
第三章	東村大學通信	一五
第四章	衝突的第一天	二二
第五章	湯姆的戀愛	三二
第六章	虐待新學生	三九
第七章	薩亨利那的騷動	四八
第八章	第一個星期五的夜晚	五八
第九章	奪旗戰之後	六八
第十章	夜間的拐誘	七七
第十一章	大學生活雜誌	八六
第十二章	放蕩階級	九一

第一章 與良鄉告別

「喲！太德！」湯姆開着門說，「請進來，到房裏來。雖則房中一切東西正弄得七亂八糟的。」

「明天這時候，我們不是已在東村了嗎？」太德舒舒服服地在搖椅裏坐好了這樣說，「去做大學生不是很可貴的嗎？我一想着就興奮起來。這晚上我真不知道做什麼是好，於是我想還是來看看你吧。」

「你來很好呀。」湯姆將右腿架在左腿上時這樣說，「老實說，我也覺得這樣興奮的。但是你瞧，我有這許多事情要做，我簡直沒有空工夫來多想了。一個下午，完全用在收拾書籍上了。」

「呵呵！」太德大聲地說，「你總不把全部的書籍都帶到那兒去嗎？」

「自然不會都帶去的，我只帶幾本必要的書去。其餘的統統留在此地。太德，我聽說今天有個東村的人到此地來。」

「是的，我已見過他并且和他說過話了。他是亞爾發台塔辯賽會的會員。他說他們

要我們進他們的會。我覺得非常可惜，就是可惜你不識和我一同進會。」

湯姆也像有點懊悔，說道：「但是沒有法子想了啊！——雖則進會是很重要的事情，但不進也不要緊。」

太德批評那個東村的人道：「他是一個十分漂亮的人物呢，毫勿像煞有介事的，雖則他是大學裏的一個大人物。原來他是大學足球隊裏的一個超等後半衛。你聽見說過龐太摩那個人嗎？——不錯，就是他。去年東村大學和西鄉大學比賽足球時，他的奮勇，簡直使人看了，熱血都沸起來呢。你要知道，在比賽終結前十分鐘的時候，兩隊還沒有分勝負，西鄉的中央後衛忽地臨空一脚，踢得真好，可是給這位龐志先生搶住了。老龐搶得了球，就一口氣跑四十碼，蹴進了那球門。那一天老龐真是一條好漢。」

湯姆附和着讚美道「真是一個有本領的人。有人說他是新英蘭最優等的一個後半衛。」

「一點也不錯。他今天對我說，關於我的消息，他已聽見了許多；希望我到東村去顯一點能耐。他還對我說起老學生虐待新學生的事情。他說教授方面是嚴禁老學生虐待新學生的，所以不會有什麼十分的虐待。照我想起來，大抵只有從都會來的神氣活現的新學生，才要受到虐待吧。」

湯姆彷彿說笑話般地說道：『到了那裏，至少一個星期，我們總規規矩矩的。那二年級生，我想終究也是人，總不會虐待好的新學生的。』

『我也這樣想，』太德從椅子裏立起來說，『現在我想應當回去了。』

『你何必慌忙就要回去呢？』

『並不是慌忙。只是今天晚上，我要早一點回家。』

『那末明天車站上再會。』

『很好，湯姆，再會吧。』

『再會，再會。』

湯姆正又在整理行裝時，那位史蘭棟老太太又來他房裏看他了。

那位老太太一踏進房門，就柔聲和氣說道：『我並不想來吵亂你，但是在你離開我們之前，我有幾句話要和你說一說。』

『你一點也不吵亂我，』湯姆說，『我是常常歡喜你來談話的。』

『我知道你不會討厭我來到你房間裏來的，』她微笑着說。『今夜裏，我只想告訴你幾句母親般的說話，那末你就是不在我的面前，你也會把我的說話，常常記在心上了。你知道我對於你，是正和我對於自己兒子一樣的。我們認識已經四年了。現在我已知

4
道你是怎麼樣的一個小伙子了。喲，湯姆，人人都希望你大有成就呢。」
「我希望，」湯姆的聲音稍有點感動了，「我總使關心我的人親愛我的人不致失望。」

「我知道你不會使人失望的，湯姆，這是我所知道的。我相信你一定會成功的。你知道嗎，我是抱着一個野心，就是想是一個正直、強健、聰明的青年送還你母親。喲！你想，送還這樣一個青年給你母親，你母親在那時候要怎樣地喜歡呀！我希望能夠證明給她看，她叫她的兒子到美國來，並沒有錯。」

「你還記得，」史太太繼續着講話，湯姆靜靜地聽，「記得我第一次看見你的時候嗎？那時你真是一個小孩子，只會講兩三句英國話。但是你一年一年用功，後來進了中學了，你在中學裏竟得了空前的成績，連我們都覺得誇耀的。湯姆，這是真的啊！」
「史太太，我不知道對你說什麼話好，」他說着話，眼睛望着她的面孔，「你講的話，真是親切呀！」

史太太過了一下子，又說道：「現在你到大學裏去了，我希望你在那兒，爲了你自己，仍舊去用功，得到個好名聲。你要知道世上沒有能比自己創業的人更巨大的人了。你是將來一定可以做個偉大的人物的。我只恐怕你用功得太過分。如果你遇到什麼困難

了，你只要寫信來給我們。你千萬不要怕難爲情；我們是都喜歡幫助你的。」

「萬分感謝你，史太太！」湯姆因爲強烈的感動，口聲稍稍有點顫抖了，「你真親切之至了！」

「不必講這種話，」她說，「無論什麼事需事幫助時，你就到我們這兒來好了。就我一個人想來，你應該讓我們扶助到你大學畢業。但是——」
「哦，我們還是不要講吧。總之，你記着我們總是常常盡力幫助你的。」

「史太太，我真不知怎樣感謝你纔好呢！」

「無論什麼事，我們總幫你的忙的，」她立起身來要出去時，又用力這樣說，「我不能再吵亂你整理行裝的事情了。你也不要坐得太夜深，就請安睡吧。」

「請安睡吧，史太太，你今夜告訴我一番說話，我總不會忘記的了。」

當湯姆的行裝整理完了時，已將午夜了。他點着了烟斗，傍在窗邊時，隣近天主堂的時鐘，正在鏗鏘地報數了。他抽着烟沉思，那捲烟霧懶懶地上升，消散在黑暗之中。夜更深靜了，宇宙包裹在漆黑的喪衣裏。那黑夜彷彿已靜止了它的偉大的心臟的鼓動。在這靜寂裏兀然坐着的湯姆的心，正飄然獨自飛回數千里外母親的身邊去了。他接着便回想在良鄉所經過的歲月。他的已往的追憶，既是悲傷，又是歡樂，——傷心的，因爲

他的生涯，充滿着過失；歡樂的，因為他的努力，得到子成功的報酬。

湯姆的烟斗已經熄滅了，可是他自己還沒有知道。原來他是沈浸在空想裏了。這一夜의思想和情緒，是他生平所從來沒有經驗過的，這一夜他生平第一次做他的禱告。他祈禱天帝降福於他親愛的媽媽。媽媽呀！不知爲了他落過多少的眼淚！一面他又感謝天帝，對於一生充滿錯誤的他，不斷地賜以哀憐。

當他禱告完畢後，屋子後面小池裏的青蛙，正括括地叫了起來。湯姆已聽過四個夏季這種叫聲了。他讀書讀到夜深時，青蛙總是他的伴侶。青蛙或許比太德，更是湯姆的好朋友。他在消極時，青蛙常常像說，『用出點精力來！老朋友，莫要灰心。』他在快活時，青蛙也唱着歡歌。湯姆在這夜間，聽着這蛙聲，彷彿又是在鼓勵他向前猛進。離開良鄉，離開那親切的史蘭棟的一家，是湯姆最爲傷心的。但是他一想到如今是去進大學了，他便不禁欣喜起來，他覺得有一種難解決的感情，使他的心跳動得非常劇烈，在那漆黑的深夜裏，他彷彿看見光明的將來，正在溫柔地向他招手。懷抱着大志的青年，在這夜間，做了一個歡樂的夢。

湯姆和太德對於他們所住的房間，都很滿足。原來他們的房間，是在四層樓上，很寬大的，兩個人居住是儘足夠的了；窗外，恰好一片校庭的景色；窗邊緣延着濃重的綠蔭；向前遠望，穿過那校庭中的古木，便可看見那有名的康乃克平原的一片美景。凡是經營過宿舍生活的人，就知道達到住在喜歡運動，像相撲、跳舞、三上吊之類的學生的樓下，便倒霉，頭頂上吵鬧不堪。現在他們倆的房間，是在最高一層，所以可以安安靜靜，避去一切的雜鬧。

從良鄉來的兩個新學生，一個下午整理好了他們的房間。中學校和大學校的校旗，都釘在牆上。原來宿舍裏的牆壁上，照例除了校旗之外，還要掛許多的畫片，那種畫片，大部分是穿着華麗的衣服的女人，或者是裸體的漂亮的姑娘。他們自然也照例。他們辛苦了一天，如今各人都橫在適適意意的床子上了。坐在那安樂椅裏，含着大烟斗的，很有點像煞有介事的，便是他們第一個的客人了。這位客人的姓名，叫做金道爾，是住在太德和湯姆的樓下，照湯姆說法，金道爾是他們「筆直的隔壁鄰舍」，照這位金先生自己說，他是有名的棒球的左投手，在中學校裏，又是足球隊的選手，所以他們的談話，自然而然講到運動上去了。剛纔他們正激烈地議論過今年什麼大學可以得到香檳。如今他們是在靜靜地吸煙了，顯然對於那個重大的問題，討論得很滿足的了。

金道爾靜靜地吸了一會煙，向湯姆問道：「你覺得東村大學怎麼樣？」

「我覺得東村大學很配我的胃口。校庭和校舍都是十分美觀，并且就我所看到的同學們，都很能交際的。」

金道爾聽了湯姆的回話，便又說道：「此地一點也沒有像佛那樣的像煞有介事，依我想來，這兒比較更像耶魯大學的學生，是平民的。就是輩有百萬家庭的兒子，在此地也是擺不出什麼架子來；勤工苦學生和銀行家的兒子是平等的。只看學生的自身如何。不看他的父親怎麼樣的。此所以我喜歡東村大學而到此地來的。」

太德贊說道：「你說的話，一點也不錯。此地并且還有極好的校風呢。我還記得，兩年前，我到此地看東村西鄉的足球比賽。那時候，我對你說，真能顯出東村大學的校風來。那一年的西鄉足球隊，出名是常勝軍，東村的失敗，在比賽前就決定了，但是東村的學生，却個個到場，沒有一個留在校裏的。他們吶喊唱歌，叫人知道東村大學沒有死，是要大吐聲氣的。足球隊既有了全校同學的後援，自然盡力奮鬥。天哪！他們是怎麼的奮鬥呀！對你說，他們奮鬥到竟像一羣獵狗。他們知道是不會勝利的，但是他們總不甘給西鄉打得落花流水。西鄉的選手都是敏捷力壯的人；但是東村却更精悍勇敢。兩隊比賽了一下子之後，西鄉隊就明白東村隊並不是像他們所想像的那麼柔弱了。自

個新學生。」

這位不速之客，和房中的人一一握了親暱的手，便又說道：「我住在間壁，我聽見你們講得熱鬧，我便想也來加入；假使你們沒有什麼大反對。」

「你來的正好，」太德很親切地說，「請問府上是在什麼地方？——要抽紙煙嗎？」

「多謝！多謝！」他接了紙煙說，「我是從麻省北田縣裏來的。」

「北田縣，」湯姆把這縣名重複念一遍，「那邊不是有個很有名的教會學校嗎？我想那兒是一個宗教的區域，是宗教的空氣很濃重的一個地方吧？——沒有酒賣，道德極好的。」

史密四很不自然地一笑道：「正是這樣子的吧。但是假使我對你們說，我是像你們這般信仰着宗教，我覺得我便成爲假道學了。」

「這也是平常的事，」湯姆率直地說：「你或許是一個，照莫特牧師說法，是一個村中無望的學生。」

「我想是這樣的吧。但是假使莫特也是個真正大學生，看我常常能夠使宿舍裏增加一層活氣，他一定要稱我爲最有希望的學生了。諸位要知道，我是汪特夫的人呢，是有